

1309

東

堂

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九

宋毛滂撰

記

湖州武康縣學記

元符三年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且曰應祠廟損者以
係省錢修之武康縣令毛某告監司曰縣有學幾廢獨
先聖文宣王殿廬在亦不庇風雨而縣之浮圖道士居
二十有六歲華壯異常而文宣王之居如此甚不稱天

子尊德樂道嚮意儒學之意與士大夫所以造次顛沛
不忘先王者請亟奉詔他日提點刑獄使者檄縣曰當
出轉運司錢如詔意他日又奉轉運判官檄曰給八萬
錢縣令當董其事學於是成矣毛某曰夫子生後老子
五十三年夫子卒又五百四十九年浮圖法入中國彼
老子浮圖所談皆道也夫子廼獨以二人所談者周以
宮牆數仞鏑而不出彼立戶外者無見也以為道之妙
處盡在老子浮圖爾道難知知之難言言之難以曉人

觀老子浮圖譬如善游者往而之市褰路人裾曰吾嘗
蹈海而造其淵其下乃珊瑚扶疎珠貝璀璨龍吟而蛟
舞且洋洋也若豈知之乎當共往而觀之彼儻告人曰
溟海之上風雲濤波之變怪如許舟楫鳧鵠之去來如
許則人藉令不習海庶幾往而觀焉至語其淵微忽恍
莫測則非善游者世且安能盡知之故言未竟而聞者
意已沉溺瞶亂矣二人以道之淵微車載困倒而肆羅
列也欲使經其門者皆滿橐而歸烏在其能滿橐哉惟

夫子之道如中衢致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
故夫子有知之而不言者老子言之於前浮圖言之於
後聞其語者幾何不沉溺瞽亂乎然夫子沒老子浮圖
亦已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豈以其道常
在邪自天子之都逮州縣為學各一春秋祠夫子於學
歲率不過再祠又學之廢者常十七八丹青憑附之質
託於橈棟腐楠之下斷甃敗垣之間諸生衣布褐羹藜
藿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說然道雖加修身益

困而無憊者亦嘗十七八而天下不以為夫子之道不行自冠昏喪祭射御鄉飲戰陳聽獄朝覲燕私凡人所當為者一出於夫子之道國所以治家所以安人所以為人物所以為物凡必出於禮樂刑政間而無一不得宜者則曰夫子之道云爾不如是則曰非夫子之道學不學祠不祠不論也至於學老子浮圖之法則不然彼蓋豈能盡知其師之說徒以為當作深簷大屋金容碧貌張皇怪誕以自尊嚴爾故入其門四顧皆繡楹綺井

金鋪而珠翠愚光炯凌亂眩人目睛動移魂魄故鄙夫庸人蹶踏生敬認為神奇又極世之侈奉養具殫滋味日夜祠之且以脂其徒一歲之間雖百家之縣亦屢費千金而後其道行苟不如是則其徒且相弔以戚曰道不行矣然亦卒不行於士君子間惟夫子道雖出繩樞甕牖中亦必行故回居陋巷飲水曲肱不害庶幾於聖人子貢結駟連騎負終身之恥於原憲漆園吏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此又安知非所以深論者乎夫

子蓋嘗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所謂六合之外皆未
始出夫子戶內爾將有不論而喻者亦開戶而受之彼
老子浮圖又安能離絕而遠去耶獨語其所不及則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如行千里者問途於人或曰自此而
往途則是也而不能以達千里告人或至或不至顧其
行如何爾逮其不問而知不行而至以游乎四海之外
此非可以求於庠序之中圖書之間雖夫子親為其弟
子言也亦不能傾盡故均於聞一而賜則知二回則知

十自十而百而萬聖人之道寧有既乎雖然自萬而返
與一俱亡則聖人之道不可以口舌爭矣故曰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則余不敢以言知夫子亦不
敢以不言知夫子矣言與不言皆不足以知夫子况求
於寢宮偶像之間乎武康地褊小寡民衣縫掖者五六
人焉作浮圖氏廬者突兀相望夫子乃居陋屋下蕭瑟
徒四壁風雨所經過也余慨然念老子浮圖之廬列於
天下者綺紛而櫛比因極道其所以然如此余聞武康

防風氏故國其專車之骨既已盡於螻蟻今其俗易於
服馴以能養桑柘善眎蠶眠食狀為材父兄鮮以夫子
之道詔其子弟余念上負天子所以丁寧化民成俗之
意此余所當憂而學不可不作也舊學在縣東前縣令
遷遺像而廢其居凡十六年春秋莫菜皆露立茂草中
踐牛羊之跡嗟乎自唐晉間此地固多名勝士如孟東
野沈休文輩璨然相望余覽觀其山水時得佳處朝霽
夕霏自有英華意東野輩數子無恙時咀嚙以自鮮榮

其肝膈之積聚既已蔚然又欲以其餘餽後人而未有
多取之者何也學以元符三年秋九月增建建中靖國
元年夏四月畢工故像甚凡不足以棲神明亦咸用改
作所謂堯頭禹身華冠象珮望之儼然也為屋宇二十
一間不侈不陋稱縣之廣狹也開戶鈎簾無敗意物獨
長澗分碧遙峰送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能為人洗肝
膈之澆忍發肺腑之瑰竒使其吐而為言富於南金大
貝真諸生之竒貨山水之闡闡也余與客俯仰久之因

勞諸生曰學良苦矣而貧若是今有竒貨可拾而取諸
生豈有意乎編簡蓋資財爾筆研蓋駟僧爾厚其資財
習其駟僧鼓篋而入其價不三倍乎客有言於座者吾
將捐資財謝駟僧屏竒貨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盡棄文侯之土梗如何言未竟子倚戶而吟下俯流
水有舟出葦間漁於余側者得一頰尾而棄其罌麗余
顧客曰無多言矣學亦若是會當為碑因載於其末云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雙石堂記

大丞相韓魏公客齊安孫賁公素為衢州始至盡壞州
治屏障達其隱蔽而重門洞開麗譙祭戟嚴其前山光
野色棲其背公高明人心猶隘之欲更為便座見吏民
布條教未有所也他日步至城西隅披蒙茸入榛莽有
得意處焉公曰當在是州南韶光園有清冷堂壞命徙
其材請於部使者曰願助我一堂之費不日工畢顧未
有名而廳事下土勢坡陀篠木蕭森公以問人衆皆曰

此冢爾相傳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後當有刺史為吾守墓以故前後守皆敬而不敢慢公曰審如是耶端可去命取鍤欲去之左右大恐私竊語云禍不旋踵矣寧犯公顏必留冢言甚力終不許至闔府叩頭遮公痛道所以不可去冢意公曰事真偽未可知吾不敢以為無冢獨天子命吏古所謂二千石屬任甚重則環吾封千里人無賢不肖而尊至社稷細至豚魚吾一切得主之令乃旦旦坐廷為人守冢耶藉令土中有賢者骨尚得以禮

法去就儻冥頑不可告語此則愚鬼爾為鬼而又愚良可逐不然則徒積土爾去一撮之土用數夫之力復何惜哉衆知其理不可奪而止公即使具棺衾設飲食用浮圖氏法將遷之高原手為文躬自祭曰遷之為是則或為民福苟不當鬼神意則太守請受禍不他人及也其文陳義甚高讀之悚人魂魄而況於鬼耶至斲土深一丈二尺初無他異獨得二石峯長五六尺許而大木之根蟠踞其下衆疑始定石上有刺史李穀題識云乾

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砦處得二石又刺史慎知禮題云開寶七年十月二日重壘我眉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慎刺史距季公凡九十七年孫公之破此冢也去慎知禮又一百二十一年矣自設而至今凡二百一十八年不知人以為冢者特幾年而難破之疑一旦遇公以戲笑而釋之是豈亦有數乎公顧二石笑曰吾得堂名矣使遷致新堂下翠陰覆蓋蒼然人立而苔膚堅瘦雲根潤

活屹相顧嚮如釋沉埋之恨而有負主人盼睽之色公
乃為書告福建轉運判官文勛安國曰吾當以雙石名
吾堂君有篆名請為我書之今所謂雙石堂也嗟乎天
下可疑事豈獨此冢耶今人固有蠟言而梔貌鳳鳴而
鷲翰蓋冢其表者亦纍纍爾至使之熒惑耳目感移心
意苟一日與公相值將不知所以自喜矣公才器過絕
於人而博識強記辭氣愿歎為吏以敢擊行每簿書堆
案賓客環坐肴酒前陳鐘鼓雜奏初不妨笑歌而政術

可紀至夜分客往往坐睡公眸子瞭然逼人此豈可學也衢在東南窮僻處未嘗識天下偉人而公秀眉明目風度凝遠臨事果敢出人意外里巷相驚以為異政既而皆安樂之然此特公胷中之小小者爾國人初聞公來諸豪望風氣索竊自戒曰豈往年孫陽翟耶是善屈人我不自戢公不置我士大夫又曰此韓魏公客教授書記耶其人仁而好士可撼以義庶幾吾國有瘳乎後皆如所料公頃為陽翟名聲藉甚裕陵召對延和將以

為御史公為上談經術論天下事無回撓上頗知公為
韓丞相客意甚嘉之詔留京師久不得辭公亦杜門謝
遠權勢人或曉以當見大丞相者公笑曰御史可從人
勻乎以故不果用他日雖屢試公以事而益有能名更
復坎壈於時而了無纖累遠棄此邦識者介介不快為
朝廷惜人材而人固疑公之不樂也殊不知公方且謹
薄領親米鹽下與丞掾分勞苦其餘力尚能治亭榭賦
詩飲酒與賓客相娛樂而眉間乃無一點流落之色馬

援云凡人為貴當使可賤異時知公能不驕富貴人也
衢號山水清遠地多修竹前人獨不治臺觀為登覽地
目之所到裁藩牆間爾自公為此堂鈞簾開牖而望已
心舒目衍忽焉如騎氣御風飄浮上騰肆無留礙堂面
羣山狂峯秀嶺翔舞排踏來赴座隅雨暘慘舒各有奇
態繚垣開圃下瞰萬家桃蹊柳巷朱碧高下佩寒溪之
清深帶長城之蜿蜒自其下望之欄楯宛轉簾額飛動
日炫羅紈風落笑語殆不類人間世也堂為重屋而三

檻中檻種竹便娟葳蕤冷然來風煙梢雨籜偃仰冰雪
故以為雪竹軒西檻種菊團欒葱蒨氣並蘭蕙懷芳春
畦擢秀露砌故以為露菊軒東檻種柳春姿濯濯風態
鬱鬱而低徊綺寮娑娑玉甃故以為風柳軒西軒之下
有山焉槎牙第鬱蒼稜孤秀蓋土中所得木根也對山
結茅為庵短窻低檻竹栢幽好如山僧野人之居向冢
之未去人皆稽首過其傍不知其下特二石一木根爾
公鍾置於此以取游適而往時稽首者反得摩拂而狎

玩之於是羣疑始亡故以為破疑庵使庵中之人抱神
收視寂然凝虛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盡天下之疑不
足破也庵外一亭古木扶踈玄蔭耽耽又揭為喬木亭
翼亭面堂有臺而屋方楹曲檻中置碁局坐其上者翛
然追童子之仙風輕曜靈之急節蓋所謂碁榭也並榭
而西垣勢凌厲而鬱有佳木廼亭其上可以望空濶散
滯礙故以為能賦亭蓋將廣雀侯鬱怒之思成陸生瀏
亮之說又所以待列大夫也堂之初構欲除地立木下

得柱礎六與今廣袤不差毫髮乃知此地之勝前人蓋嘗得之豈中間因循圯壞蕪為穢墟而狐虺鳥鼠得以為家遂不復為人賞識耶抑佳致所在地靈固自藏靳固必竢其人而付之耶滕王閣天下偉觀得三王而名益傳如庾元規南樓謝安石東山皆因其人以不朽故至今好事者想見其處柳子厚作茅山亭記云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韓退之記宴喜亭則云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

顯於今有埃德之道也噫戲此堂也當知其與南樓東
山蘭亭宴喜及夫滕王之閣爭不朽名矣他日客有升
堂而坐援僕手而起曰嘻甚矣公之貪也夫以千里之
疆其山川之雄秀原隰之廣麗室居之輪奐蟲魚草木
之茂暢旦氣之清明夜象之光怪公乃籠於一堂之上
攬於几席之間將盡有之而厚自潤澤春在檻東秋在
檻西冬在檻北而南風時來徑入襟袖雖造物之歷四
時而僅有者公又據其會鉤致而并取之甚矣公之貪

也或曰公之貪復有過於此者世或脂韋為柔公則頡
頡而貪勇世或突梯為利公則洗濯而貪廉世或剋核
為薄公則愷悌而貪仁世或僥倖思進公則逡巡而貪
退甚矣公之貪也僕告客曰公能貪而不能守喜得而
好費前所謂山川原隰室屋蟲魚草木與夫晝夜之氣
四時之物公不過一研墨涉筆則瀾翻滿紙盡用而無
餘至所為廉勇仁退固已散於此邦之人決於士大夫
之心而不自愛惜僕試從容求公於破疑庵中則索然

隱几攬鬚而長嘯顧僕與客曰雙石之勝槩請以餉客
往矣吾方營吾私客與僕愀然而嘆曰公所謂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我曹平日所窺皆公杖屨外事爾蓋未嘗
見公也昔杜子美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
慨懷古至使人莫測者何也蓋自知吾之身適往適來
須臾變滅俯仰百世交一臂則無可懷者况光景易散
而無迹之留耶此堂決非公懷抱中物矣異時登堂而
思則風烈猶可想也儻求公之跡於庵中則公殆不可

見矣聊記其畧以附三衢故事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饒州州學進士題名記

漢博士夏侯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僕初意古今取爵位致登顯亦視吾材如何爾將未必盡用經術至讀霍光傳觀其立誼秉志一警歎繫國家安危卒輔幼主為時阿衡可謂社稷之臣矣然以不學無

術闇於大體身死肉未寒而顛覆隨之乃知雖有光之
材苟不學未免於闇人不可以無學如是况方且以此
進取者哉天下郡邑皆有學校而廢興在守令鄙學自
范文正公出守病其當闌闌相東湖得佳處將遷之被
召不果以屬張太守中間既新復弊其後先師更窘風
雨矣熙寧末後范太守始易其圯棟腐瓦逮姜使君下
車陋者新隘者廣其經營之意有古人之遺風教官陳
君巨中作記甚詳近考祖宗以來鄙之士人由此學以

聞道出其道之餘為文章干有司取科第為世聞人每
絡繹相望也他日益有佩金曳紫朱丹其轂以歸者耆
老見之猶復指似云此吾學舍諸生爾天子好爵厚祿
不輕與人今諸生書笥近在腹中何當廢之暴其蓄積
決能炳然可觀其不為夏侯見棄則爵祿真地芥爾巨
中嘗上書言浮屠之弊引義雅正天子嘉之自縣令得
此官蓋將羽翼吾夫子之道以行其志僕嘗謂國家使
人如使器為器必有模範模範不善則雖成器不可用

其能為器之累如此以故人材猶器爾今教授造作人材官也不為人材之累者幾人乎巨中道足為人師宜不媿此語使異時鄱陽多士蓋自子厚之門出元祐五年春既刻學記又刻教授題名記又刻進士登科姓名而大其碑蓋又以待諸生云三衢毛某為作進士題名記

湖州武康縣淵應廟記

雷君不出裝不復渡揚子而西者五年於茲惟鬱華君

駕六螭銜火自燭餘烈烜然下曝斗分吳人不幾腊其
齒藁其骼雲不蓋山泉不濡井東阡西陌塵翩翩也聞
嘉禾郡最劇如著爐炭上武康東出不百里距嘉禾近
聞其田里蕭條屋散雀鼠而魚游錡釜武康四達比鄰
遠輒不過三四十里比歲聞東西南北境往往輕其賦
獨武康輸縣官如平時雖然歲未嘗不閔雨一無雨輒
走羣望又為西竺乾法以請卒無雨縣長老云直縣西
八里有響應山而龍居其山之下潭水之中盍往請焉

余披圖牒又得之云唐縣令劉汭嘗請雨如願欲即馳
詣請之未出山而雨他日又請或行半途雨或返舍未
越門限雨以故苗垂死輒活且遂秀以實也他日無雪
又往請焉如雨之信因上其狀於州又上郡刺史且致
書諸公間曰龍棲吾邑甚惠東南無黔突維疲骸厲首
紛相枕籍而我邑有遺啄以分鷄鶩縣官賦且辨醫師
括藥囊無以呻吟叩門者朝廷當何以報之願亟以上
聞州伯遣主簿送中牢醴酒來曰吾城無雪縣令致吾

意於龍幸分我一尺雪即日往告如伯言徹牲雲物見
雪意逡巡霰集瓦溝下如跳珠其夕大風飄忽蓬勃號
且東南去如犇萬馬馳千乘車如鎧而荷戈者相前後
錚錚也明日聞吳興城濛濛雪中矣元符二年十二月
部刺史上聞書下春官有司請曰祠廟當旌封者先賜
廟額五月勅書下賜廟額曰淵應然初無有廟也邑人
虔上恩即共出錢財作屋二十許間堂潭潭也廡翼翼
也墻屹然門煥然壯哉侯伯之居乎雨暘之變天耶人

耶有數乎適然乎抑有召致者乎浩浩蒼蒼上果有帝
居龍果役於帝者乎將帝尸雨暘或者龍得專之班固
書曰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雨暘
之變或見於治世固言豈皆然耶然豈獨固云爾先儒
之言皆爾也一人吁嗟王政為虧所謂政者州邑皆有
政朝廷雖治而州邑不治其變將自及所不治者於以
累其民乎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審如是則風雨溫寒儻有小異亦天自不順何預人事

而所謂常雨常暘又何自而致之意人事蓋天事爾天雖不可以晤語然帝不言而居其中視焉惟人聽焉惟人則人與天果相因矣豈自天作者皆人自人作者皆天天與人若是者亦莫知其然耶雖然王天下者不罪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嗚呼躍馬肉食者紛如也皆王者所以殷勤屬一夫者矣雨暘苟不諧于時疑旒一堂之上四顧萬里所與彌綸而輔相者誠當念此漢丞相丙吉道逢牛喘問之此果能任其職而知所以當

憂歟孝婦死東海旱其罪有在矣或曰若是子繆將有
此雨乎嗟乎余非敢有也葦洲竹嶼之間牧兒釣父與
令相依者少於鳧鵠上之澤汪濊易滿予不敢使之壅
而不流庶幾穰穰滿家者在此或曰浩浩蒼蒼上果有
帝雨暘當自帝出於龍何有而子之言夸若是哉余聞
雲從龍且曰龍雨師也是帝欲其雲行雨施而下澤焉
則龍當任其職龍不任則帝不澤矣嘻豈特龍哉乘朝
車食太倉者皆龍若也彼有龍名而職不任者其出不

為人禍則反為身殃身在孔甲之世而夏德衰滌流厲
王之庭而周祚去喜睡則珠亡於頷薄遊則射中其目
有龍油然流帝之澤如淵應者乎然聞龍居鈞天帝居
上下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其茫洋窮
乎玄間奴驅列缺而隸走箕伯宜其一噓而宇內濕乃
悒悒於溲澥間菜畦麥隴之下朝噓暮呵僅足相濡者
其稼曾不滿背豈龍之類至多帝畀其地或褊小輒不
能究其用歟彼眇眇層霄涵泳朝夕之池者或反與旱

魃接殷勤之驩歟余嘗至淮海上四望渺然但見鱖鱓
出沒聞有龍而不果見時見篙師賈客過輒祝而祀之
曰豆肥酒香錢財多有龍其福我竟去千里余問其所
當祝云有龍恃其居每輒出狡獪見怪神則狼狽波瀾
顛倒日月裂帆摺柂覆舟如葉垂涎閃舌牽其人嘗其
血以自肥腠故不可不祝然不聞有能出膏澤者余亦
頗怪世所傳歲大旱祀龍而雨者多在湫潭間未有聞
禱於淮海之上豈篙師賈客所云者特鱖鱓之雄彼其

曝陸梁而含脂韋能媚於帝以取容退而挾其寵以夸
魚蟲雖龍亦為之逡巡引却如此耶淵應雖載圖牒其
初廟貌無有血食鮮至簫鼓不作獨飲玉浸之紺寒庇
雲壁之蒼秀負杉檜之偃蹇友煙霞之容與而已其所
自養者約而施人者常倍蓰余每至潭上徒想見其蕭
颯踈瘦寂寞無營以老也廟成父老請記歲月余餬口
父老上無所潤澤其子弟而慙惶於龍者涉筆慨然又
繫以詩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五日

紫微郁紛閭闔九門孰司帝澤有臣蜿蜿曝鬢扶桑礪
角崑崙鱗翼一奮溟海傾盆孰為其家珠宮貝闕洵湧
萬里蕩雲沃日孰尸其間鱣鱣出沒云胡不歸淹泊咫
尺其歸非艱朝發夕至伏類蠶蠋起涵天地天飛淵潛
浮沉皆戲於穆淵應光發久翳潭山得色羣望抱媿突
兀新宮薦椒莫桂聊穰爾家豚蹄非計十雨五風永相
豈弟

連雲觀記

元祐七年夏六月利州修清風樓為連雲觀秋七月太守王公以書赴鄱陽告某曰始吾於此旦日據几簿領如髮正須爬梳又當為民吏道主恩曉國禁而問所疾苦赴其願欲若吾有負於此人衆且持券而取責必償之乃已蓋未暇游觀事也頃之民不數至吾庭司空城旦之書束於高閣晨起從容聊涉筆報期會而已反私自慨憐吾君游意太平治道貴清淨四方黔首日以寧嘉此不教而定吾老矣竊二千石異時約結欲自表見

者今乃了無可効殆飽食而嬉矣既日無事時步城上
得與江山接殷勤始怪此樓庳陋聊葺而新之今皓肝
百尺上薄光景俯瞰風雨簷牙含空雲氣吞吐朝隴南
山而歸宿柱礎此吾以名連雲者也兩隅別為更衣之
次將從賓客徘徊其上以樂之然未有記幸以屬子可
乎某書復公云公之博大渾涵人莫覩其畔岸者今豈
欲小見於此觀也哉有濟物之性無塵氛之撓惟雲是
名此豈直張其崇高而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雲也故君子體雲雷之象而見經綸之業得志則加乎民其斂而未用也又能使人憔悴枯槁渴而望之則君子於世亦何能已此其有為之氣當浩然而川瀦淒然而雲作勃鬱曾次苟出之膚寸崇朝其雨乎豈直此觀之上蜿蟬逶迤繡文錦章獨無心而徜徉乎雖然聊寓意此時以寄卷舒亦何適而不自如耶此公不素見語者某竊能料之以暴於人至於登覽之樂風物之秀獨想見其處而斯文不可以

髣髴然聞其東則項籍之烏江試求其平生啞啞叱咤
之氣垓下悲慨之音則已漂為驚濤紛為薄霧濛滅無
所矣風急水寒葦花淒晚豈亦有艤船渡口如當年亭
長輩乎聞其北則孫權之故都帶甲百萬江漢為池紫
髯英發驅駕豪傑豈自知不四傳而奪之晉又奪之宋
齊梁陳如拉枯然彼晉而下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俯仰
六朝無可把玩嗟乎世人直為物之逆旅爾其來不可
圉其去不可止一世百為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登此遐

想而長思亦適然也蓋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付是非於
亡羊歸萬物於一馬乎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
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輩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嗟乎羊叔子豈特畢一世為物逆
旅耶方將以身為長廊甲第為便座燕寢日夜為主而
錮留之又將數百年累虛空以應門引魂魄而守之此
亦惑歟庾亮為武昌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
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公豈亦有客
如武昌之人乎當天空月明夜氣縹緲斗酒相屬撫缶
而歌客主可以頽然相忘矣既以書復公又以為記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九品官視縣尉為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
步許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
中冠巾皆濕蛙蛤肥沙出沒相間與人為忤每大風至
其上索索有聲坐人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

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一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
益老而增朽以壞也予以貧得為尉不敢擇地故鄉水
陸四千里乃不知嶮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
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才用非所
宜仕於此時者故日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為之記且
具隻雞斗酒以落之因自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
割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
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食粗梨橘柚爾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為不可也楚江之
濬有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夷猶於瀾漫演
迤間東望澱江搖竿鼓棹而逝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
哉人語妻子曰汝曹姑復被以待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湖州銅山無畏庵記

銅山無畏禪師維琳作庵以無畏名之求記於予吾先
聖人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嗟
乎吾儒之多畏如是禪師獨傲然無所畏至以此自名

猶未能已又以名其庵人聞禪師名者皆竦然曰禪師
異人耶能無畏如是予獨知師不能無畏也其畏殆有
甚於吾徒凡人耳目之所適口之所甘四肢之所安吾
聖人第為之節文而弗禁也在禪師之道一切禁之斥
滋味如去鴆毒屏顏色如避死仇絕聲音如止詬詈舍
安逸如解倒懸蓋凡人所為者一切當鋤治洗濯離絕
遠去疾走逃匿而不敢却顧至終身不復一念及之然
後為比丘之行粗備甚矣其多畏也禪師日食唯飯一

孟冬一裘夏一葛渴則飲水而已試以人之所常為者
禪師為之則必矍然變色曰不可是則雖起居飲食莫
非禪師所畏者又何名無畏耶雖然此子陋甚所期禪
師者淺索禪師初學之地形數之內爾予聞伯昏無人
曰夫至人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是其人萬物一府死生無變於已如聲過垣無有留礙
此豈所謂無所畏者耶禪師之道豈在是乎禪師云我
諸佛之智內充明了決定故對外緣而無恐也此四通

名無所畏者我是以名之予告禪師曰無所畏未若無
無所畏我無所畏未若使無畏於我莊生書云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此則我無所畏矣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此則無所畏我矣苟至於此物我之畏兩
忘無我無物無畏是真無所畏耶銅山古寺林麓蒼秀
旦暮之態風月借助陰晴之容雲煙潤色不接人境自
立標勝禪師喜作詩甚自力日夜哦其間痛自雕琢肝
脾欲以氣蓋古作者想見其盤礴自得時蓋亦無所畏

矣致和元年八月十五日

行藏樓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其妻以居產之半請方於魯儒
生生已之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欲
追須臾之忘不可復得此病爾猶茫然遺耳目茂思慮
况至人去健美黜聰明其中了然忘之哉視吾身嗒焉
空虛渾淪其亦何思何慮而行藏之別如屈伸臂爾天
以是非哀樂獨啣賢者久矣前人老死嘗不得盡棄其

餘漫不復收散之山川溪谷托於雲煙雨暘更以厭飽
後人世有人焉材厚而命薄學莫行其志仕莫究其用
至有沉埋而不振放逐而不復心煩意亂乃時登高樓
上層臺寄遠目散幽懷拔劍而悲歌捋鬚而遐想傷今
之不可晤語懷往昔而恨恨也則山川溪谷之情雲煙
雨暘之色空濛瀰迤見古人之餘悲留徒倚而發悽愴
殆揮不可去已益使人撫物色以自憐感時節而永懷
向使華子猶病必能登臨而忘使去健羨黜聰明者於

此當不悲以笑而卒亦不知其所笑因忽兼忘人之悲
此能無得喪矣豈自知行藏之多岐哉巨中陳君即教
授舍為樓號行藏引客坐其上顧謂僕曰杜參謀詩嘗
有此今以名吾樓子盍記之時日暮天寒僕支闌干而
徬徨目送過鳥翛然絕湖湖西獨黃蒿古城雨濕枯樹
想見此老亂髮垂耳零雪霑鬚目注橡栗步追徂公其
阨窮流落之態於一倚樓頃周視山川谿谷盡付其悲
蓋將以遺後人使驚世故之多累悼浮名之不竟嗟良

辰之晼晚也。巨中氣稟特異，如孤峯絕岸，為文章筆勢。聳拔上使，以經術教江東子弟，又使養以安閒，益自進於道。其日夜所以學吾夫子者，當於進退存亡，可以不疑。是豈不沛然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顧廼倚樓，忘愁，獨放意於山川谿谷，以追當年之餘悲乎。不然，特戲為此名，與詩人墨客長為勝槩爾。

自得齋記

僕頃過餘，于令飯有客，下座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令云：

簿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
以不及識為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子習
富貴家主簿官卑廩薄未免於寒饑今視君鼻間栩栩
然君之用心獨奈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
我力而取悶爾他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頃壞今新傍
構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
歸解束帶從賓客彈碁飲酒便輒終日漫不知其他於
茲三年矣衷實自得之子為我記其說僕告以天池之

魚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而蜩與鷦鷯斥鴳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
蜩與鷦鷯斥鴳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
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云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
毫末小而不迫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
散惟人所之今將絕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翱翔
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鷦鷯斥鴳且相比也為鵬也為蜩
也與鷦鷯斥鴳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

君効一官方翔祥乎蓬蒿之間蓋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為小廓而大之正亦為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茅茁詞林而遺翹可拾意當敏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

顧僕云云何益聊為君記歲月而已書來盛道齋中佳致
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書於此文也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十

宋 毛滂 撰

序

送邵通直序

邵子罷永平監北歸告行於常所與游者郡參軍毛某
參軍廩甚薄羹藜飯糗不足以餉邵子之僕夫願從它
客通謁跪起致鄭重語三四而已而漠然無餘情念與
邵子游久不能忘也將拭背霑臉惘然見可憐之色為

兒女嘯嚙而邵子每見望者又不如是決知其不能爾
懷抱索然顧終無可申殷勤獨念少年時飢饒健啖老
頗能言哺啜事今不得已試請以此言餉邵子人不可
以不飲食也凡羹藪膾脯醢醢醢醢醢皆所以涵津液敷
榮華心愉體胖為神明家牛羊豕豕芬芳滋味紛紜其
餘魚鼈兔雉蓋盡取以供祭祀奉賓客養口體今殊不
然巨卿大家窮海極陸鱗介纖細毛羽微族形醜狀怪
名品不錄皆得以供鼎俎汙七筮自以為珍異可口也

一旦禍生齒牙嗜味得毒甘脆下嚥鏤鏘在腹其次使人
膚肉悶癢關膈壅鬱拘攣偃蹇嘔不得出此時雖欲
還牛於俎羊豕並隨洗濯腸胃蘭蕙芼之不可得已此
何故也彼於羊與牛豕誠亦有味雖瑣細怪陋能使
人流涎被頤而其毒昧昧嗟乎士有常德厲行不出竒
吐甘以驚世為媚悅也世視之真寡味難近則使人幾
何不繾綣甘熟綢繆軟媚乎淫詖之言甘如也吉善之
言淡如也甘言煒煒俾躬自瘁淡言煌煌禮義之房淡

者以養甘者以喪且人切愛其身也愛之則求所以養之得其所養則名美而益榮失其所以養則憔悴而多屯飲食者亦若是口之於味耳之於言淡者居後甘者在前理必然也亦自擇而已嗟乎定交之難知人之難養身之難今於鋪餽得之邵子名家子好學問吏業過人於世見頭角寄門戶者今官日益高四方水陸甘異當日集於邵子之庖宅日下筋而食也庶幾無忘此言乎

送南禪長老浩然赴雙林序

今之士大夫往往能誦佛語而為之說予方學孔子未暇求其書讀也然亦微識其意蓋無君臣父子文物禮樂以世所見為幻以虛空不可知為真得其道可使外形骸絕去聲色香味安於死生一無所貪怖喜憎大率不過如此其徒有談其說者必手如意坐高席脂韋宛轉長聲而軟語世名閤黎又有短袴衲衣踉蹌屈強所臨几席增危而更侈傍置一拄杖其下有側行胡跽設

意以問之者乃軒然而坐浪平然而荅皆離絕遠去出
沒渺茫忽明忽晦如風過電照不可襲而得者世名長
老子固三聽而三省之矣了不知為何等語亦不知世
名閤黎長老果何如人也以是益不喜與其徒游而浩
然既為長老其不相從宜矣予又鄙朴于人事曾不通
曉閒居鄉人不往來獨怪浩然見予必喜往來為不厭
倦予孤寂寡味亦甚喜與浩然語然誠不敢以世俗所
名長老輒望于浩然也浩然渾厚人神定氣平出語如

決江河不可滯礙其有道之士乎孟子曰道若大路然
浩然蓋嘗服儒衣冠矣豈亦嘗步趨此道耶將去予而
之它尚不予告何也幸苟知之佛遠乎哉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皆心
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
句百句千萬億句乃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
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

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燈發勞相譬
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芽之
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
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
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
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
于水求跡于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
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于千萬億句計常計斷

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
反滴為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
磨具佛知見愍此世且為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
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
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
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
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
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

無揀擇也粵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
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
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栢義即獅子吼盡眼色界
隨類拈出物皆金色而佛國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
是解也或舉庭栢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
用亦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
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
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

于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次集語錄求為序引補之聞之昔
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
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劫
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
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
知此則如來祖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

贊

雙竹贊

并序

政和甲午臣某蒙恩佩嘉禾章得治其民當主上以清
淨臨海宇而天下無事臣某素不知吏道幸苟安之亦
卒無可治者是幾與百姓相忘於千里之內獨覽觀日
月淑清山林膏潤風祥露甘鳥獸魚鼈咸若守臣無功
飽食閉閣自處於太和一物之數而已州之嘉興縣尉
臣丁某來告曰尉舍東有竹其幹合生此國家之祥願
以上聞臣某既以圖聞竊自惟念傳記所載歷代休祥
蓋時有之然非若今日之盛也側聞四方所上仁木可

集而為林嘉禾可斂而充廩芝秀成田黃金瑪瑙波湧
而山積鳥獸雪翰素膚籠致以獻者不絕於道茶以主
上德至大也其大在天地而其細不遺草木蟲魚故休
氣充塞乎四維八荒之間沈浸薰蒸孕和毓秀蔚為休
祥殆不可以數計非若傳記所載么麼眇小而已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遂作嘉禾書主上寬明仁恕克享天心
長發其祥膺受多福故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今祥至
如雨將書之則亦不勝書矣臣某伏覽太師魯國公蔡

京奏曰臣被恩殊尤前後非一自夏涉秋瓜果之賜不可勝計內雙頭並蒂者臣謹記得李實五百六十有七瓜一百八十有三林檎七十桃四十有二皆宣和殿內禁苑所生自昔得其一二以為上瑞今盈奩實筐其衆若此非聖德感格克享上帝之心陰陽協和孰能與此臣某舞手永歎曰此禁苑所生太師被賜者如此爾而天下瑞物新新相續未易勝言也而雙竹何足道哉臣謹昧死為贊以廣其意云

皇天無親災祥在德祥為福先若合符節究觀前王瑞
載於史事纔么麼為國大喜和氣被物今無不在物莫
非祥史曷勝載聖人清淨其道如天近隱旒纁夫天何
言發為至德薰為太和散為休祥諸物盛多其和惟一
四海一心祥其在茲餘不足云國家忠厚堯舜性仁湛
恩汪濊與物為春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
無物姿傲冰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疎簡亦合蒼龍並
躍丹鳳和鳴內向夷狄同體君臣江湖荒寒蕭艾相倚

青鸞不游白鷺羣飛幸列瑞物奉圖赤墀庶同瓜果托
根禁籞獨立蓬山抗節白虎雲日下臨風雪莫萃願奉
清閒坐閱千歲天光玉色俯照寒翠

壽星圖贊

維石巖巖生於一拳岌我千尺寶藏興焉蔚蒼出雲磊
落承天岸巾石間袞衣貂蟬德益於背氣充神全與石
壁立寧復有騫黃閣丹臺風煙接聯芝田月明獨立胎
仙督郵支牀靜閱流年翠竹不改碧桃長妍春日遲遲

光景蟬連五雲氤氲三台明秀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又

維石巖巖維川湯湯下有舟楫上有棟梁雲垂杖屨春
暖節幢白鶴翔集綠毛徜徉竹堅松老石瘦山蒼羽衣
丈人淵乎莫量動為夔龍靜同老莊五雲咫尺太紫圓
方丈人來歸論道巖廊峩峩蒼山萬仞積秀丈人樂之
惟仁者壽

真人畫贊

露涼風清珠星燦然虛出天籟欲舞胎僊瑤光玉骨巢
葉如煙婉彼天人擷芝玉田凭欄縹緲桃陰滿前灼灼
其華一笑千年

雷峯法宗師真贊

屹然孤高淡然樂易無營寡言自解佛意頭目非愛孰
寫所棄似吾非我天地委蛻衆則仰之雷峯之裔

元照律師畫贊

是饘是粥自西自東吾錫非行吾鉢本空萬物稊米寄

我鉢中游戲物初南北本同吾道亦然禪律一門過者
斟酌中衢置尊山空湖平風止月出在眉宇間清明峯
律望之或然寫之已失

銘

中衾銘

并序

鄉黨三裘狐裘獨以黃配貴中色也偶得狐衾以寄東
甫前輩向嘗為布衾楮衾作銘效其意為狐裘銘仍銘
之曰中衾

子之燕居服御有則黃衣狐裘獨貴中色天質内存可
續可締裁以為衾何適不宜千載之下視此作式製以
為衾猶黃其質晝爾是憑夕爾是寧在暑無裨處寒更
溫是故名中以為益友卧起對之庶安且久涑水之清
厥衾用布西山之純厥衾用楮皆嘗為銘所尚在素請
列寘於左右以為此中之輔是名三衾皆以德選彼錦
綺紈視此宜遠

墓誌

司法叅軍毛文若墓誌銘

堂兄諱澥字文若王父贈工部侍郎諱德拱伯父維唐
第二子早孤煢煢多病骨立若不可耐久先君曰吾兄
賢不克壽其後寧當如此教畜加至及冠性寬約苦自
刻削口不傷忤物稱謹厚人侍先君側言語訥訥在牙
頰間事妥帖不見崖角初同居既破籍獨能共門戶出
入執子弟事益愿先君有子涓滂雖盤盂匕筋間物必
使共飽也其仕宦於東南不果與俱委治生事不問其

出入多寡數猶曰澣去吾遠得無有疾病不聊飲食裘
綌不具乎信信問所當得初弟某年十二歲時疽發於
背幾殆先君適在京師太夫人日夕守視之泣俟其死
無奈也又當五六月大熱肉臭敗為膿血流出不可近
乃日為其弟某取水手自洗濯去腐壞加藥面背汗浹
雨垂無難色先君為郎恩得補子弟官即以其名上不
以與消也不得命表曰終臣身不願復遷官斬必得又
不得命他日明堂恩又不以與某請如前又不得命卒

用致仕恩補郊社齋郎試法律調池州司法叅軍以歸
而先君有不肖子滂愚不及事弗克負荷大託使其憂
勞病心神明忽忽不寧既克葬家日貧顧視形影懼死
無以見先君於地下既而病良已行叅軍事臨別為某
言吾得續喘息齒衣冠復用自別於里巷常人惟叔父
恩大實骨肉之使吾弟得長守先人田廬有稻有桑有
雞有豚奉祭祀不乏給饘粥裁足仕宦不失州縣掾佐
吾不過望也二月乙酉卒於叅軍舍年四十一嗚呼痛

哉其孤奉喪柩自池來歸用卜人言白雲村西山之地
為爽塏宜葬視之果宜又南望侍郎與先君壟樹鬱然
風聲相答山蜿蜿如游龍周遭如垣墻土厚穴深茲維
永寧也始娶劉氏先死生女為士人妻後娶李氏生三
男皆幼三女其二許嫁矣九月庚申克藏於此實元祐
三年銘曰

善則內充數則早窮有祿不豐蒼蒼穹窿孰謂爾逢

趙氏夫人墓誌銘

亡妻南陽趙氏諱英高祖贈太子太保諱曇太保生司徒諱湘司徒生太師諱亞才太師生太子太師清獻公諱抃清獻公生於潛令諱岷娶時氏封西安縣君生夫人於潛有令聞蚤死公以夫人歸於我其歸也不及事吾母能撫我弟妹盡恩意接媪御有彞則平居修整不見惰容怠色積十年婢子不識笞罵之辱奉其母西安君孝有不果見輒使人問衣燠寒往時食客滿吾門夫人乃日為釀酒擊鮮惟恐客不至為具不腆為恨至其

自奉裁一肉用乏每不繼輒捐珠璣紈縠以為客具若
棄粃糲余性懶慢不喜為吏家人輩竊共笑且罵以為
癡拙人夫人曰人生衣食裁足正可休君先大家殆藏
萬卷其間聖賢具在君雖閉門以老終不落寞余嘗怪
其薄鈔黛衣簡文繡數問所當得輒曰非不足正自苦
懶爾比屬續囊衣僅可以斂余聞仁者壽又曰鬼神禍
盈夫人宜壽又無所取禍於鬼神者也嘻余阨日久矣
夫人十八歲為毛氏婦後十年而死其平生乃爾孰謂

仁者必壽鬼獨禍盈乎元祐四年七月得疾立殆不復
起殯於城南佛廬紹聖五年二月十七日始克葬於此
以太師致仕恩賜冠帔一女許嫁宣德郎通判河州王
端三男子珪玠瓌咸知學矣嗚呼痛哉是銘也庶幾以
寫余悲銘曰

德曜之案少君之車惟若人兮可與茹菽伏奧隱約而
不癯太末之郊龍潭之湄翠藻翩翩與波委蛇若人莫
與其尚似之

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牛氏保寧軍節度推官南陽趙君岷之妻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五日卒於趙氏私第某適從吳中來歸往赴哭凡其家人咸來會哭至無踈戚其聲必哀盡某退而嘆曰歿者何以在人是何哭之悲也趙氏尊顯為一鄉之望太師清獻公無恙時門內百口上下肅雍有法度此亦難為婦矣夫人十五歲歸趙氏性仁厚委隨婦道有可觀羣居與人不可為纖芥雖媪御無一退言積

二十年一家喜悅共語曰佳乎婦也於戲家人子當豐
少時能婉婉如是至死使人有可論記而其親戚之念
不衰世未多有哉夫人曾王父諱景為右正言直集賢
院三司鹽鐵判官王父諱進賢開封府扶溝縣主簿贈
太子中允考諱正平左朝散郎致仕朝散君自王父三
世以詞學進而夫人亦能讀孟子論語寫字不類女子
父母憐之擇所宜歸以節推君善故歸之節推警敏能
吏其進方未央而夫人生之日迫不果待其貴命也有

子十人六男子四女長子霽雋穎可愛今舉進士餘皆
幼嶷能讀書此夫人素教然也一女適進士徐銳其三
尚幼後一年將以十一月丙午葬於西安縣清平鄉衣
錦里童烏之原節推君臨某云以吾妻之銘累子某故
趙氏諸婿而節推丈人行也側聞夫人之善甚熟於義
宜銘銘曰
牛氏三世有文而禮義之氣徘徊閭內旦薰夕陶天質
是懿以為清獻公家之婦而無媿者也

吳氏埋銘

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居士呂博聞繼室吳氏卒五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餘干縣政新鄉焦原前事之日其子
弼康詣郡司法曹毛某上謁泣再拜乞銘曰母生弼康
八歲而死後母遇之如母翁他日遠游學見益闊踈母
常提携視寒暖渴饑至於成人知問學咸母素教也今
棄其孤歿大懼泯懿實得一言可信於後某平生所至
喜問人物來江東聞弼康有文行既見憐其困語之曰

學勤文成而阨窮乃爾蓋何以自寬始聞居士君頃進
取齟齬夫人輒曰命爾了不芥蒂逮弼康三舉三罷夫
人曰固有數於是乎知吳氏望其夫有道又知所以教
子矣三男弼安弼康弼成而弼成夫人出也一女為士
人妻世為饒之樂平人銘曰

事夫撫孤嗜義如怒後婦後母想見粉澤

文

送鶴文并序

太師魯國公取鶴於華亭將歸之天子之囿相鶴經云
鶴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又云鶴仙人之騏
驥今天子撫世清明凝神沖虛而天人自見數奏鶴數
萬隻翔集魏闕上慶雲湛露之間將下與鴛鸞接武而
此鶴乃鍛翮投籠爭食雞鶩賴魯公之力得同白駒之
見維陪振鷺之在廷備仙人之騏驥騰飛於天衢嘉禾
假守毛某作送鶴文一首

鶴將去此而何之去故鄉之蒼莽謝雲海之渺瀰豈將

問路於黃鵠下建章集太液矯仙雲而凌烟霏顧天居
之崇絕有九虎之守關孰為之容乃得通紫禁而望赤
墀惟真人握圖體道高妙凝神清虛而撫世無為致天
人之來假宛圖畫之所披浮宮殿於縹緲燦環珮之陸
離霓旌絳節舞鳳傲傲若汝之類翔集則動以萬計下
觚稜俯金雀而窺璇題汝獨與雞鷲而同老向湖海而
棲遯賴魯公之餘力致沖天之一飛母憂汝渴飲汝以
瑤池之水母患汝饑食汝以玉田之芝見金人之露下

何繒繳之能施見天子萬年莫如汝壽上固將見汝千
六百年與鸞鳳而羣棲充汝凌霄之姿毋回首於藩籬
祈雪文
念歲且盡當寒而溫天雖小差人則大病豈惟病也饑
將繼之姑召膚寸之雲噫欠盈尺之瑞我惟不請神無
不從

又

某以不德久託農圃之上適東南大旱而吾境連歲風

雨時若雖三尺童子亦知神能出雲氣作雷雨若慨然有意助令活黔首者然自夏徂冬以雨雪來請者再而亟雨倏霰垂密復踈若甚不得已陽應而陰不與也人之無常不可以作巫醫神顧巫醫不若哉有始有卒其唯神乎今新宮且成舊令且去無使邑人勤前而怠後神雖不恤慚我豐碑庶幾朝暮一雪尚足追救敬羞飲食薦陳此意

為湖州太守祈雪文

戊寅之春旱魃盛氣寒沙寸碧俯見魚背饑螿出筐老
農釋耒誰謂秋郊蔚有卧穉驕陽憑凌存歲偃蹇稚稼
柔柔不絕如綫今誰致之雞有餘啄令雖焦勞德則涼
薄噫欠飄忽風驚水立欲問此恩碧潭千尺令不敢有
告我州伯伯聆而嘻六邑之民我弟我子有澤斯均是
何一家東雨西晴遣吏送誠庶分餘滴薦羞芬苾將命
祇慄惟我州伯令問甚休六邑千里和氣所遊藉令不
禱神得無意今聞其言宜奮且喜上封請秩豈神所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謝雪文

我之依神猶指有掌神之報我如谷答響我養吾民媪
之負襁民反不信神獨深亮豈有雨暘寄神之宮持券
取之若探懷中醫陽為陰吹雨作雪玉樹瑤峯曉相映
發未雪憂疫既雪亦憂道有凍骨更不能裘耿耿念之
奈此駮豕扶桑忽暎霧霧澄駁令實不德神苟不怒豈
俾無功坐收豐豫神其傲我厥意可訂反怒為德以是

愧令爵芬豆肥敢不修敬

又

某之息肩曾未決月秋則不雨冬亦不雪神非容心吏
有慚德蒼山之下紫潭之涓我以早來雷電隨之窮冬
不裘蒼鵝再血日午無雲暮霰朝雪封豕芳醪聊以告
潔神食無羞吏亦塞責

又

嗟乎某之賦命竒窮與物聱牙欲效脂韋而自營終坐

惘惘之無華衆所非笑而排擯神獨眷顧而欣嘉追夢
想於江南識蜿蜒於水涯山團欒而木天矯淵清冷而
雲紛葩記夢游之在目比當時而非他豈嘗為流萍與
斷梗宛相值於濤波共浮沈其無際留夙好而不磨所
以洗強顏之枯槁借餘潤於噓呵雖然神亦何心孰計
繡裳而赤烏人苟潔意肯陋濁醪而蒼鵝獨謂儻前日
之不雪人將以予言之云何慨舉一觴以相勞豈憚殘

雪之集韉

代蔣守謝雨雪文

戊寅巳卯吳東西州皆饑武康春綠秋獲獨無不足之
色縣令毛某以龍効雨甚力上其狀刺史府某托於吳
興士民上數月矣夏秋雨不破塊而冬暖復可念端憂
閉閣寸雲天高今茲聞問甚嘉屬吏以請而快雨密雪
與吏俱來聞唐之貞元間龍嘗為劉汭雨矣蒼崖紫淵
老於其下今復幾年邑人了不稱道刺史不獲預聞然
吳興六邑武康亦刺史所治而龍之下澤曾不出境五

邑之民未嘗分甘豈龍亦有職守將不過百里之地耶
雖然前日之請乃復沛然答我又豈龍之蟠屈泥沙自
混蠶蠋恥為狡獪變化以要卮酒豆肩耶將所不能忘
情者近村比社之人時時嘘呵餘潤用慰其枯槁之望
耶此某不能致詰然既以惠我當永以為好

八月祈晴文

農夫之倚耒望歲久矣行當磨鎌而刈燎釜而炊雨輒
更敗乃事豐凶將決於陰晴之頃曩以憂烜得蘇實神

所賜今復垂飽而慮饑神可不終惠乎謹羞菲薄有謁
祠下

又

入春恒寒一雨彌月人在溝壑陸游龜魚敗塍決圍臯
野為河疾病在前饑餒在後為民之長安致此祥引咎
百神求霽淹怒

告龍潭封淵應廟文

寂然忽恍之間憑附土木血食於世者每日有神物在

也祠宇甚壯爵名甚寵儼然人望而敬之者甚衆然皆坐厭芬馨德惠不紀借有頗見異者不過能為寒暖痛癢以驚怪小人女子之心豚肩卮酒冀幸一飽而已嗚呼人神之間亦有僥倖相蒙如此者乎龍之神澤加於民甚厚自唐劉訥時已蒙惠矣訥以上聞僅許立祠而國家恩禮莫及也今則祠宮亦已鞠為茂草多歷年所前後令逢旱則席潭許以禱既雨則與神缺然相忘神雖不以望人然負恩媢德者在令與百姓矣今朝廷不

鄙陋某前之請詔禮官䟽榮號備載勅文邑人又且伐木陶瓦相爽塏以新神居矣故率僚佐詣潭許備禮以告雖然人之有道德者或輕軒冕茹蔬飲水而不願乎膏梁山棲谷處而不願乎華屋廣廈况神淵潛而天飛變化無方顧於此三者豈所動心哉凡吏與民無以報德姑發妄想而假托世所貴者以致區區之意神其一笑許之

武康謁廟文

令於今最爾甚輕然有民有社食其廩者所畀則重神
又托於令之始而血食其民則凡所以惠康斯人者豈
獨在令也某不敏非時所推擇姑以資當為令一日據
案涉筆斲無負於明幽亦庶幾與神共濟百里之命敢
以區區之意敬謁廷下

辭諸廟文

某饘粥於是一再勸耕當此無年懼上澤有壅乃終以
理去咎孰任之某不自恕神實私之奉此一觴以謝不

敏

又

某竊食此縣百神相依惟時三寒暑疢厲不作水旱不加神則厚相我厥惟惠養不至風聲不立我有媿於人神廼獲終以理去顏用有忸怩唯此尊酒來與神訣

辭龍潭淵應神廟祝文

某與神定有夙契三年雨暘若車載我後欲得則傾車以出既厭則俯拾而復載以故雖民政不紀而倉廩有

